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辯義卷十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㻿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桀

謄録監生臣官懋斌

春秋辯義卷十一

明 卓爾康 撰

僖公二

辛未○襄王二年

十年○齊桓三十六晉惠公夷吾元年衛文十蔡穆二十五鄭文二十三曹共三陳宣四十三杞成五宋襄公茲父元年秦穆十楚成二十二

春王正月公如齊

左傳始朝齊也

七年公子友如齊是年公如齊十三年公子友如齊十五年公如齊諸侯于是奉令伯主行五年一朝之制矣不言朝諸侯非正也凡傳言朝者承用俗語也

狄滅温温子奔衛

左傳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趙子常曰温天子寰内之國也滅寰内國不書此何以書所以外之也旣外之則不必為王室諱也是

故王師敗績不書敗績于茅戎則書之故春秋所以外之也

熊過氏曰溫本子爵國鄭漁仲曰已姓顓頊裔孫封于蘇鄴西蘇城是也鄴城今彰德府臨漳縣西二十里其地近衛南東界于狄狄利其近已故滅之地遂入狄周圻内別有溫周司寇蘇忿生食邑在今河南懷慶府南本與鄴西之溫不同左氏誤以為一文十年魯及蘇子盟于女栗其國尚存然則謂襄王勞文

公而賜之溫殆近于誣矣孔疏杜注國名記謂蘇所
都之邑名為溫夫溫子蘇子烏可附會而無別哉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趙子常曰奚齊卓子皆獻公之嬖子也而奚齊有先
君之命矣奚齊不書弑則卓子曷為稱君正里克之
罪也奚齊卓子之為君一也董子曰為人君父而不
知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知春
秋之義者必陷簒弑之罪簒弑之罪易見而首惡之

名難知也春秋微顯而闡幽于申生曰晉侯殺其世子于奚齊曰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嚴適庶之分以昭獻公首惡之名也于卓子曰晉里克弑其君正君臣之名以討里克弑逆之罪也

黄楚望曰讀晉里克弑其君卓曰國人不君夷齊卓子而曰里克弑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先儒是要推本獻公殺申生之事里克又是傅太子之人其意欲為重耳夷吾之地故疑里克可以不死不知事

變則情遷在獻公時則為寵待淫嬖殺逐諸子絕滅綱常在奚齊卓子之時則是繼世之君為臣子所弒豈容執泥前事乎左氏冬十月殺奚齊十一月殺卓子皆九年事也經于冬書殺奚齊去獻公薨時不兩月于十年春書弒卓已踰年矣不兩月故書子踰年故書君曰其君之子則微辭耳此當棄傳以從經

顧叔時曰世之論荀息者咸謂其徇小信而忘大義予疑之而弗信也孰信乎信之春秋而已矣予觀春

秋之世其間奮不顧身死于君難者比比矣見于經者三人之外無聞焉始曰孔父繼曰仇牧終曰荀息然則荀息者春秋之所賢也甞因春秋而廣其說矣蓋聞人臣所明者義於君不貴苟而從所立者節於身不貴苟而殉獻公之黜申生君父之首惡也從容就義如荀息其于死生之際且籌之熟矣獨愛此首領而不一言乎豈惟一言意必再三焉而莫之聽也再三焉而莫之聽於是申生就殯莫適為主當玆時

也而挈國以援奚齊惟君之命耳孰曰非正是故使之傅則傅之許之死則死之人臣之致也春秋之義或者其然哉向使申生不當黜也袖手旁觀而不之恤其名曰縱君惡縱君惡非仁也奚齊不當立也甘心傅焉而不之辭其名曰助君惡助君惡非義也非仁非義之人豈足為天下萬世訓縱能不偷生聖人比之溝瀆之匹夫耳烏得予其死而大書之也苟必予其死而大書之則天下其誰不曰聖人之貴小信

也如此死之可以沽名也如此于是不務名義爭為硜硜不務完節爭為皎皎有輕一死以求名者耳烏有正直忠厚匡君以義者乎春秋決不然也而是息者乃從而解之曰世衰道微人蔑廉恥朝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者天下皆然也聖人憂焉取息以為苟活者戒耳奚暇責其前日之非夫死有輕于鴻毛者有重于泰山者是與非之辯也聖人奚擇乎生奚擇乎死擇乎是與非而已矣是故華督亦死于閔公之

難而春秋削焉弗書者身有罪也息而輔不以正獨無罪乎召忽亦死于子糾之難而春秋削焉弗書者弟無奪兄之義也息而輔不以正獨為義乎徒人費亦死于襄公之難而春秋削焉弗書者嬖幸之臣也息而輔不以正獨非嬖幸乎比類而觀春秋之所以與息者斷可識矣非息者則又從而解之曰春秋而果與息也曷為而稱息稱息者名之也名之者賤之也賤之者賤其從君于昏也可謂失春秋之旨矣卓

子息之君也名其君于上則不得字其臣于下君前臣名禮之經也劉敞之説審矣春秋何貶焉是是非非莫得其據則又有依違于是非之間而解之曰春秋之義有因此以見彼者故荀息之與非聖人意也與息所以惡里克茲又不通之甚者春秋聖人賞罰之書也窮則見諸言達則見諸事里克而有罪也誅之而已矣息非賢也而與之乃語人曰所以誅里克也雖三尺稚子有不笑焉者乎且弑君之罪罪之極

也克已莫逃于天地間矣奚必待與息而後見克之罪也如待與息而後見克之罪則宋萬無知之徒其無責與春秋決不然也為此紛紛者徒泥于奚齊之不可立耳殊不知申生奚齊均獻公子也嫡庶之異耳故申生而在奚齊之立僭也申生而亡奚齊之立分也獨庶子而不可立乎聖人于此知天下後世拘常守曲之士必有從而議其非者故于奚齊也特筆之曰君之子以正其名茲亦可以破天下之惑矣而

穀梁子反為之言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之不子也豈不鑿甚矣哉然則説荀息者宜柰何徇小信而忘大義聖人不與聖人而與焉其非徇小信而忘大義也又奚疑

卓公作卓子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熊過氏曰戎患中國及曹魯耳狄則邢衛晉溫鄭齊魯宋皆受其害齊桓召陵之師經營久而方興者其

先戎狄迭起有以牽制之也然戎弱狄强北戎在燕西狄北意令紫荆倒馬諸關之地杜即以為山戎非也戎訖春秋無大患狄遂代興敢于滅溫溫近王畿殆將侵敗王略無以稱一匡矣齊不合諸侯以討狄顧勉勞于許而專役以伐戎雖云節制不失所先後哉或狄難猝制又恐與戎合滅戎所以警狄然已細矣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傳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謂之曰微子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克伏劍而死惠公忌里克故殺之懷私而討雖死不服公羊曰不以討賊之辭言之穀梁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時君殺人大抵出于私意為多不能無累第春秋為魯史使各國不著其國名則殺大夫殺公子不知當屬何國也若稱國稱人似有微別單稱國似出于君為多

稱國人則或有出于衆人之公而愜其願者或有出于衆人之私而行其强者胡氏之説爲是乃諸家以稱人爲討賊之詞亦不盡合總是直書其殺而有罪無罪自見非若後世書伏誅爲討罪顯然與擅殺者不同也稱大夫公子已受君命不沒其官褒貶不在此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雪公作雹

壬申〇襄王三年

十有一年〇齊桓三十七晉恵二衛文十一蔡穆二十六鄭文二十四曹共四陳宣四十四杞成六宋襄二

秦穆十一楚成二十三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蘇子繇曰丕鄭里克之黨也恵公既殺里克丕鄭言于秦伯請出晉君而納重耳鄭則有罪矣然鄭之謀

縣殺里克致之也故稱國以殺

左傳天王使召武公内史過賜晉侯命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此會及會于卞皆聲姜也僖公令妻

左傳夏揚拒泉臯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黄

左傳黃人不歸楚貢楚人伐黃

癸酉○襄王四年

十有二年○齊桓三十八晉惠三衛文十二蔡穆二十

七鄭文二十五曹共五陳宣四十五卒杞成七宋襄

三秦穆十一楚成二十四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左傳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

夏楚人滅黃

穀梁傳黄之盟管仲曰江黄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夫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黄桓公不能救故君子憫之也

胡傳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之罪為重許斯頓牂之屬是也出奔者雖不死于社稷有復興之望焉托于諸侯猶得寓禮其

罪為輕弦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于其位是
得正而斃焉者矣于禮為合于時為不幸若江黄二
國是也其書滅者見楚人之强罪諸侯之弱責方伯
連帥之不修其職使小國寡民困于强暴不得其所
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
熊過氏曰冬伐而夏始滅歷三時矣而救不至齊真
負黄哉蓋是時管仲死矣榖梁之言是也左氏據平
戎于王之説謂仲尚未死者非

秋七月

左傳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隰朋平戎于晉

王樵氏曰按王子帶召戎伐京師入王城圖危王室在王室則管蔡之比也屬籍當絕在天下則王室之賊天下之所當共討也今王以戎難之故聲其罪而討之齊侯不聞助王而反受其奔又不執以歸于京師何哉戎伐王室天下古今之大變自幽王以來遂

狃以為常事齊桓曾莫之恤其昧于義而闕于職也甚矣方且使管仲平戎于王夫鄰好合和之謂平戎犯王室而平焉惡用方伯連帥為也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杵公作處

甲戌　襄王五年

十有三年　齊桓三十九晉惠四衛文十三蔡穆二十八鄭文二十六曹共六陳穆公款元年杞成八宋襄

四秦穆十三楚成二十五

春狄侵衛

左傳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王怒未怠其十年乎

王樵氏曰楚滅弦黄戎伐王室狄今年侵衛明年侵鄭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忌蓋有所侮而動也五霸以假借仁義收滅取勝驩虞一時而其缺露敗壊已見于其身未死之前其事則直書于策其義則講于聖

人之道者自知之矣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左傳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戍

周齊仲孫湫致之

熊過氏曰鹹今開州東南界即叔孫得臣敗狄之地

在今開州東南六十里杜云東郡濮陽也鹹本衛地

東界于齊狄入衛故會以備之左氏謂為杞故非也

淮夷北距杞都雍丘踰千里東越郯宋西越徐東然後乃至不能病杞况近舍衛而遠虞杞伯男各亦豈然哉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王樵氏曰陽穀甯母及鹹之會其後公子友皆如齊僖公委曲于季季能善事齊桓數年之間魯國幾治而僖公稱為賢君季友之力也

乙亥〇襄王六年

十有四年〇齊桓四十晉惠五衛文十四蔡穆二十九

辛鄭文二十七曹共七陳穆二杞成九宋襄五秦穆

十四楚成二十六

春諸侯城緣陵

左傳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

公羊傳曷為城杞滅也孰滅之葢徐莒脅之

杜氏曰不言城杞杞未遷也諸侯者君臣之辭

熊過氏曰緣陵者諸家指為杞邑無所詳勘獨前漢志臣瓚以為營丘即營陵營陵即緣陵之説則始胙太公者杞安得踰千里邑之況先君分壤有制又去新都臨淄僅百餘里豈其棄以委杞哉向見李明徳欲定為沙麓之比云齊衛狄三國接壤然無據不能決也而非杞邑則同矣就令杞邑亦不得如胡氏以為専封也夫昔未有國而今始有者封也杞古諸侯位上公王室衰而夷狄侵桓率諸侯改營使辟難耳

緣陵既杞邑何嘗更封而欲罪其專哉
黄正憲氏曰季氏謂緣陵于齊衛最切而亦宋魯諸
國通狄之要道故諸侯同役而自此狄兵不敢犯衛
者十八年然不踰年而狄有侵鄭之役將復城之哉
故曰在德不在險
詹萊氏曰孰城之會鹹之諸侯也鹹衛地叔孫得臣
所爲敗狄者是也是年春狄侵衛會鹹謀衛也城緣
陵固衛也以楚丘之城不足以禦狄故復城其塞邑

以藩之也不繫之衛者為天下禦狄也或謂為淮夷病杞故城而遷之非也

齊桓公存三亡國而書詞不同或曰城楚丘為衛則沒諸侯而不書以內辭幾于王矣城邢再叙三師詳言之以見諸侯之盡力也緣陵再言諸侯諸家以為前目後凡也穀梁曰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葢是時管仲巳死桓公耄荒宜諸侯之散離至不可得而序也皆非也曾

從本國至衛受功不與諸侯同行故書法如此城邢

三師少故列敘其名緣陵八國多故總稱諸侯楚丘

魯國自行故以内辭書緣陵諸國同行故以諸侯書

楚丘書法與戍陳戍虎牢歸粟于蔡同緣陵書法與

首止葵丘同首止八國多而盟止書諸侯葵丘七國

多而盟亦止書諸侯可證也春秋不作意無費辭書

其事而美惡自見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左氏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明年經又書季姬歸于鄫季姬之在魯歸寧也遇于防囑其來朝也鄫子既朝魯怒已解明年歸于鄫仍復歸鄫也其事甚明諸家止以歸鄫為于歸生出魯公愛女使自擇配之說夫女子于夫家母家俱稱曰歸豈必新婚耶若女子自擇壻天下斷無是理也

防今沂州承縣十里故鄫城

鄫穀作繒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晉地也不書晉名山大川不以封非侯國所隸也鄭漁仲曰沙鹿不書晉地通衞狄按今大名府元城縣東界有沙鹿土山古陽平地也西為衞東為齊北狄地不可繫之國也大名去晉地遠僖公時晉尚未至東方因左氏附著卜偃之言而後儒遂以為晉地爾

狄侵鄭

狄不能迫衛東不得志于齊西撓鄭矣

黄正憲氏曰按狄在北境其東則入齊之衛東南則入宋衛之道西南則入陳鄭之道自緣陵既城衛少狄患亦非無益之舉然不越三時遂踰西道以侵鄭齊竟坐視不救乃知城緣陵之役桓公實為已謀乎當是時齊衛相為犄角發一兵以截其歸路狄不一大創乎春秋書此見狄之强横亦以罪齊衛之寡謀

也

冬蔡侯肸卒

丙子○襄王七年

十有五年○齊桓四十一晉惠六衛文十五蔡莊公甲

午元年鄭文二十八曹共八陳穆三杞成十宋襄六

秦穆十五楚成二十七

春王正月公如齊

高忠憲曰昭三年子太叔曰文襄之伯其務不煩諸

侯令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恊而盟今按公十年如齊此又如齊用五年一朝之制同于事天子之禮矣

楚人伐徐

左傳徐即諸夏故也

徐自僖公三年為齊取舒以開入楚之路楚欲甘心久矣以其相距甚逺且畏伯主救援故未報復今齊桓年耄業衰威靈日弛又何所憚而不伐乎且徐齊

之南土伐徐所以震齊之鄰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
丘遂次于匡
左傳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黄正憲氏曰牡丘齊地與徐為鄰匡衛地與徐相遠
欲救徐而至衛地倦行可知矣
牡丘城今在東昌府東北七十里匡在陳留長垣縣

今長垣屬大名府而匡則割在睢州矣

帥公作牽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左傳秋伐厲以救徐也

姜廷善曰厲神農之後楚與國也牡丘之會齊桓畏

怯既不能敗楚救徐于是欲伐其與國以塞責然厲

非楚所急何益于事哉故冬楚敗徐于婁林是激楚

怒而禍之也諸侯志怠不欲重煩而曹共公之位齊所定也故獨勞之耳

厲今德安府北一百八十里有厲鄉

八月螽

螽公作蟓

九月公至自會

公羊傳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桓自是德衰矣

季姬歸于鄫

季姬見止于魯爲鄫子不朝故爾鄫子既来朝歸而以季姬請故復以季姬歸鄫明前此非遂絶鄫而離婚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左傳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隱慝焉

夷謚伯字猶云共仲僖叔成季云爾此大夫已没之

恒稱先儒以夷伯爲公子展展時尚未賜氏宜以字

行何以不曰夷展乎此蓋魯大夫而不可知其為誰
矣夷伯蓋大夫之始祖當有特廟者也左氏謂展氏
有隱慝焉恐亦未必然
公羊曰晦者何冥也穀梁曰晦冥也用修曰慎按晦
非冥也月之三十日也春秋書晦者二此及成公十
六年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
敗績是也公羊乃曲為之説于是月六鷁退飛過宋
都之傳曰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也晦

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
事亦不書公羊之言何其野哉善乎劉歆之言曰及
朔書朔及晦書晦劉原父曰晦朔天之所有取朔棄
晦爭偽之深者甲午書晦則無說矣左氏曲說以為
陳不違晦故敗噫楚以晦而敗晉不晦而勝乎是皆
勦說之無理者也
春秋書月書日農功獮狩祭祀俱有常變不可不記
其餘不過繫時日耳有則書之無則缺之殘文斷簡

則聽之何至瑣瑣以此定美惡寓襃貶哉公穀好爲穿鑿趙子常于此經亦思過半而獨于時日之義執滯不通至覽二氏晦冥之説真堪捧腹矣

冬宋人伐曹

齊桓末年諸侯多散觀七月所與同伐屬者一曹耳宋向從齊伯令者也今又伐曹何哉子産曰曹畏宋蓋壤地相接欲吞噬之素矣左氏曰修舊怨也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迨今幾年矣而討舊怨乎陳氏

傳曰諸侯之相加兵自莊之十九年末之有也于是再見宋襄公為之也其輕齊逞霸之心已見于此矣

楚人敗徐于婁林

左傳徐恃救也陳氏曰桓合七國以救徐而徐卒敗于楚以是為盟主病矣

婁林今臨淮縣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左傳晉侯之入也烝于賈君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

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此一戰也曲自在晉韓為晉地則秦伐晉可知既已戰矣何必書伐不書秦伯伐晉省文也秦至此始得入經文告入魯書法有漸固自如此且晉為同姓大國與秦亦有間矣惠公不君自是可伐夫子抑何必盡其辭以抑晉哉胡氏曰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

罪晉也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皆非也

不言師敗績君獲則不言師敗績君重于師也

秦今鞏昌府秦州韓在同州今韓城縣

秦始見經

丁丑○襄王八年

十有六年○齊桓四十二晉惠七衛文十六蔡莊二鄭文二十九曹共九陳穆四杞成十一宋襄七秦穆十六楚成二十八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蘇子繇曰隕星也莊五年書曰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不見其石也今曰隕石于宋五見其為石而不見星之隕也

今歸德府城北有漆溝水涸時五石存焉即此一名隕石河

隕公作霣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五石六鷁外災也何以書為三恪且在中土書也周内史叔興聘宋宋襄公問曰是何祥也對曰今兹魯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繇人吾不敢逆君故也災祥變應夫人溺之叔興吉凶繇人之說其尚德君子也可以破千載之惑矣乃其所舉三言一一如響即使裨竈占天師曠探筴何以加之豈亦有所徵于人事乎蓋齊桓年耋老而多内寵其

亂可必也宋襄以狡焉之志奔走齊侯會盟征伐無所不與而乗虛伐曹快其夙志使救徐不力義舉不成其得諸侯而不終亦可必也獨言會多大喪而是年喪公子友及公孫玆此何以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趙子常曰大夫卒名則其兼字之何也褒邮之數異也季友僖之叔父也而有功于僖仲遂宣之叔父也而有功于宣其喪之有加禮焉故卒皆字之叔肸非

有功而以母弟之親宣公喪之視季友襄仲故三臣者皆世為卿也

熊過氏曰大夫日卒其卒名正也兼字之志恩禮之隆史之變例也與仲遂皆生而三命為世卿叔五世及婼尚曰三命踰父兄以知牙未三命故不書也程子曰生而賜族使世為卿胡氏遵之然不可通于叔孫叔孫世卿據經曷嘗族哉趙子常曰叔肸之子嬰齊復稱公孫叔本非氏此子常之誣也叔牙桓之庶

子叔肹自文公子豈可誤合耶叔牙之後稱叔孫叔肹二子嬰齊以公子之子稱公孫叔老者亦肹之子不稱公孫而稱公叔其後老之子弓弓子輒及輒子詣皆氏叔安𨂜自嬰齊以叔非氏哉古者氏以世禄孫以王父字為氏常禮也後世以世官則有若季友仲遂叔肹者故叔肹子老遂得稱叔非繫于王父矣季明德言祖卒而孫受氏則稱其祖者為氏而非字此明德之誤也孫以王父字為氏氏即字也在王父

在孫與稱耳又何必辯之哉至謂友之子無佚可稱季遂之子歸父可稱仲不必更言公孫其說是也而又自疑何也夫行父逮事四君無佚未立孚位其稱公孫與否于經無見也歸父當仲遂卒後二年如齊伐邾已勝其任其齒必長羈貫就傅其遂未命之時已如常禮稱公孫以自別其後因不改耳非謂不可稱仲也嬰齊乃歸父之弟而即稱仲義自可見傅者不知乃謂嬰齊後歸父耳又謂稱字以師禮尊而不

臣如齊仲父亦非也季非字也友豈非名哉是故知此說者知弟不可以後兄知王父字為氏非通論也豈細故哉

王樵氏曰凡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復言公孫則以王父字為氏如鄭穆公之子曰公子騑字子駟其子曰公孫夏其孫則曰駟帶駟乞宋桓公之子曰公子目夷字子魚其子曰公孫及其孫則曰魚莒魚石是也亦有以王父名為氏者

魯孝公之子曰公子展其子曰公孫夷伯其孫則曰展無駭展禽鄭穆公之子曰公子豐其子曰公孫段其孫則曰豐卷豐施是也亦有不以王父字為氏而以父字為氏者如公子遂之子曰公孫歸父字子家其後為子家氏是也又如公孫枝字子桑其後為子桑氏亦是也亦有以父名為氏者如公孫牙之子曰公孫茲字戴伯其後為茲氏是也又如季孫鉏字子彌其後為公鉏氏亦是也以名字為氏者甚多左氏

但記王父字而已其二曰以次為氏次者長幼之次伯仲叔季之類是也次亦為字人生其始也皆以長幼呼及乎往来既多交親稍衆則長幼有不勝呼然後命字焉長幼之次可行于家里而已此次與字之别也所以魯國三家皆以次命氏而亦謂之字焉良繇三家同出其始也一家之人爾禮諸侯之卿命于天子平王東徙諸侯無復請命故隱桓及莊之初如無駭俠之類不書族者未賜也未賜族而身為大夫

則稱名而已卒而後賜氏故無駭卒不書氏自宋立華氏于是有未死而賜族者矣賜族者皆命之世為卿也季友立僖襄仲立宣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經于其卒各以氏書者志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亦不止如魯三家也如丁氏癸氏以先後別也祖氏禰氏以上下別也第五氏第八氏同居之别也南宮氏南伯氏同稱之别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魯女嫁于諸侯多不書而鄫季姬歸與卒詳焉鄫爲淮夷所病齊桓伯圖係焉魯公休戚關焉淮之會三國謀城鄫而公所以周旋恐後者以有季姬也鄫子不朝公必曰吾勞民動衆爲子國道長而子不出門安得不怒其卒不果朝齊桓將死怠于從事耳書淮會故書遇防使朝之事書遇防使朝之事故書歸卒以始終之此與莊初年書王姬卒同且遇防使朝其

事頗異又不可以不書

左傳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秋七月甲子公孫兹卒

其後為叔孫氏

左傳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左傳謀鄫且東畧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

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熊過氏曰淮令泗州盱眙淮水所經處古臨淮也鄫今沂州據左氏淮夷病鄫故卽而謀之且東畧然以經考之則去年楚人敗徐婁林泗州近古徐城故今為徐謀楚以會其地徐子雖未會明年與徐伐英氏則兹會之以也而伯主之功亦細矣哉

邢侯未甞與齊桓會盟而會淮獨忽與焉何也邢自請從于會爾邢舊屬于衛十八年與狄伐衛豈不堪

衛之徵求耶欲伐衛故今年請從于會猶介人欲伐

蕭乃先來會也

淮今泗州盱眙縣淮水所經

戊寅○襄王九年

十有七年○齊桓四十三卒晉惠八衛文十七蔡莊三

鄭文三十曹共十陳穆五杞成十二宋襄八秦穆十

七楚成二十九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桓為宋謀楚不能病楚而繞伐其與國君子以為細
矣徐之稱人何也與齊序稱齊人不可不稱徐人也
熊過氏曰英鄖姓臯陶後國在今壽州六安間楚與
國之小者杜氏不志其地路史國名記亦止言漢為
縣布國而漢志九江郡不定英所在晏元獻類要臯
陶子孫封英六連言英六縣布傳正義云英改為蓼
杜元凱曰蓼國安豐蓼縣則正今霍丘界于壽州六
安者也

夏滅項

左傳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

左氏以項為魯滅胡氏信之而精其說王樵氏以公尚在會乃季氏故且引襄在楚而宿取卞昭在晉而意如納邾莒叛人以斷之其實不然熊氏曰項本汝陰縣而漢志汝南郡有故項城今陳州之項城楚旁小國也齊桓為徐婁林之敗伐厲不克乃伐英氏又

不得于是憤而滅項也杜氏不考地里事勢信左氏之誣以公有諸侯之事未歸取項自魯至項不啻千里公又在會孰為是謀而能分兵以取人國者乎且前後書法甚明非間有事上伐英氏矣雖書夏而間無事故不再舉齊人如六年齊執陳轅濤塗秋間無事止書及江人黃人伐陳不再舉齊也杜氏不言師諱滅趙企明曰取邿取鄟皆滅也何獨諱滅項乎是止公討項者亦誣也夫人會齊侯于卞因止公之故

亦誣也淮會在十六年冬至十七年滅項謂淮之會
未歸取項而踰年猶見討至十七年始書滅而討之
乎下書公至自會則非自齊足明左氏之誣矣其得
失則以齊之不能加于楚而已第蒙上文而止言齊
人義稍不合齊救徐不得意徐爲楚所敗發憤于楚
與國英項耳滅項者齊人徐人共舉也僖公身從伯
主屢樹勲伐爲魯國中興之君事權在握與襄昭不
同季氏必不敢專兵滅國且去歲季孫方卒其子初

立當亦未能作此事也且滅國天子之事春秋為魯諱凡魯所取未有言滅者也以此益信非魯滅項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夫人聲姜也卞今泗水縣古姑蔑魯地也項縣齊滅桓何故止公左氏之説非實也卞為齊桓歸國所經之道夫人齊公族之女故因桓公在境而會之乞光寵爾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況僖公尚未至國而私自出會非禮甚矣

臨川吳氏曰此蓋會淮之後諸侯各歸其國齊獨止公將執之以歸夫人齊女也聞公見止要齊侯于路而會之非齊侯已歸而再出會姜氏也婦人無外事魯之諸夫人聲姜頗為賢婦詩人以令妻頌之而猶有此失

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左傳宋襄公以諸侯伐齊齊人殺無虧

東莱吕氏曰管仲始進説于桓公盤遊縱佚之屬皆曰不害伯其深戒痛絶以為害伯者獨察用小人而已仲之意謂有抑必有揚有操必有縱故其得政之始首與君約舉一國之樂皆歸君舉一國之權皆歸已其所以得有為者固以此至寺人貂漏師多魚恃寵干政正犯仲之約而不能誅則固已陰悔初約之謬矣迨仲将死始言豎刁開方易牙之奸欲併逐之平時則不敢排擊之為保身之計将死則盡言不諱

以取知人之名其自爲謀亦巧矣嗚呼管仲輔桓之初心其自期何如邪卒使桓公不能自定其子區區與仲屬所欲立于宋襄公者乃内嬖鄭姬之子于次未當立者也公子交爭國統殆絶身死不殯蟲流戶外其亦可哀也夫其亦可鑒也夫

李琪氏曰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焉桓公未興與桓公之方伯及桓公之既歿世變各異也然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變焉圖伯之初與定伯之日及成

伯之後得失各殊也王臣下聘而不答王師出救而無功凡伯蒙伐戎强于北蔡師書敗荆臧于南鄭分許鄀宋廢鄭嗣杞小而并于齊郕弱而逼于晉此桓公之未興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年序績召陵而荆帖矣陳旅曻北而狄退矣獻捷過魯而戎弭矣此桓公之主伯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問衛文滅親而義師無討楚書子而主會矣狄書人而𠫭盟矣此桓公之既殁

也所謂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者此也伐鄭侵宋侯度未一入蔡侵鄭戎疾未殄滅遂降鄣覆事未久設施多舛遇穀盟扈閱理未熟簡防易肆葢桓公圖伯之初也貫澤而下葵丘以前衣裳不歃血兵車無大戰仲尼稱其一匡孟氏與其為盛在是數年葢桓公定伯之日也九國叛而葫震矜管仲死而放繩墨城杞貶于城邢救徐怠于救許伐黄則外憂起滅項則衆志離會卞則家法隳葢桓公成伯之後也所以桓

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變者此也

己卯○襄王十年

十有八年○宋襄九齊孝公昭元年晉惠九衛文十八

蔡莊四鄭文三十一曹共十一陳穆六杞成十三秦

穆十八楚成三十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齊桓末年内多嬖寵國事紛紜既屬孝公于宋襄公

又許雍巫立無虧孝公奔宋左氏所載甚詳熊氏以

為誣非也灌甫曰宋襄秉齊亂欲以圖伯帥三國之
兵伐之傳者不究其故謂伐齊納孝公也若納孝公
則當書曰宋以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納公子昭如莊
九年魯納子糾之法或書曰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
齊師救齊齊昭入于齊如莊六年魯齊陳蔡伐衛王
人救衛衛朔入于衛之法今四國伐齊不見納孝公
事蹟祇見其辛桓死而伐喪耳不然孝公既納乃五
月何以有甗之戰邪按灌甫之說亦未必然宋襄圖

伯之志雖未必無然此時伐齊實為孝公甗之戰不
勝四公子之徒正所以立孝公也
左傳鄭伯始朝于楚
宋公下公有會字
夏師救齊
無虧長公子昭有先君之命二公子皆當立者也而
孝公為正當時宋襄公以諸侯師伐齊因有五公子
之亂故言伐其實非伐也即伐亦不可以伐喪例論

也然宋襄公假仁之人得則進否則退惟利是從故書曰伐齊魯僖輔桓以伯又姻也力不能定齊則有之其意主于億寧上下鎮撫齊國而已故曰救齊然不目我不舉將第曰師救齊何也魯雖出師事固難料故不命卿大夫主兵惟以偏師從諸國後隨其勢之自定焉此一役也謂魯從容調劑以定齊善之可謂魯逡巡寛緩以觀齊諷之亦可然狄救齊何也狄于齊公子心無偏主惟身與定齊之事以為榮而已

矣與以救齊且不甘況伐齊乎其與魯同書救齊美惡不嫌同辭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左傳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齊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甗齊地

狄救齊

書狄救齊悲齊也責諸侯也惡狄也狄滅衛侵鄭侵

晉為中國患甚熾齊桓公攘之不遺餘力為吾兄弟不遑于鬼神一旦喪亂覆亡惟吾伯舅二三兄弟之有請謁也何忍假手乞救于狄人迂儒泥例以為救者未有不善今年救齊明年又伐衛矣衛為誰人所封非乘桓公之死而報仇乎

蘇子繇曰救四公子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左傳邢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

狄稱人邢挈之也徐氏曰凡夷狄用兵惟舉國號如與諸侯列敘侵伐會盟則稱人以便文而君臣同辭他皆倣此穀梁曰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此說非是夫公子無虧雖是衛姬所出然廢立之謀衛姬與易牙豎刁所自為衛文公絕不與也豈但不

與且與宋公同伐齊納孝公矣況文公賢君為齊桓所樹實切卯翼肉骨之感焉豈強與人家事邪即使衛助無虧然三月無虧已死孝公固齊桓屬有成命者也衛何必伐齊何必救及詳之左傳載長衛姬生武孟此為無虧矣少衛姬生惠公此豈衛欲立惠公而邢狄方從諸國擁護孝公故有此舉邪狄懷禍心于中國久矣桓公在已嘗侵衛今秉齊亂又以救齊為名而興師伐衛邢衛皆嘗亡于狄賴齊以存邢忘

讐棄親而聽其驅以伐兄弟同難之國春秋書之所以傷中國也或者反謂善其救齊大失春秋之旨矣邢人伐衛邢自與衛同壤之國也狄人伐衛狄自與衛有宿昔之仇也衛非伐齊喪邢狄或借言耳然左傳無考

狄始稱人

庚辰○襄王十一年

十有九年○宋襄十齊孝二晉惠十衛文十九蔡莊五

鄭文三十二曹共十二陳穆七杞成十四秦穆十九

楚成三十一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熊過氏曰此尋齊桓圖伯之迹效其滅譚耳執諸侯不名嬰齊名嬰齊即位于隱乙丑迄僖己卯七十五年矣距其未立通計殆且百歲執而不書以歸未歸其國而即釋必不能任國事而子立乎位二十三年伐鄭之滕子非嬰齊矣名者諸侯之終事嬰齊舍是

無以見于經故詳之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曹南者曹之南也二國稱人蓋亦效桓公北杏之會使大夫聽命也宋公圖伯先屬東諸侯以固其約僅得二小國為此盟也亦細矣

鄫子會盟于邾

杜氏曰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鄫子乃會之于邾故不言如會蓋鄫子如會適遇宋公歸國及邾之境

故言會盟于邾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左傳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

二傳曰叩其鼻以衈社陸氏謂取其血與之盟鄫子非卒非失地自不得名

執用鄫子熊氏辯非宋執甚力請即其説而折之其

曰曹南之會宋稱公而人曹邾何也蓋大夫稱人也宋公在而曹邾敢以大夫會乎公羊實書宋人則曹南無宋君此公羊趙匡之遺意而陳氏謂人曹邾以貶宋實不然矣子曰宋襄初因齊桓之卒心思繼伯欲連屬東諸侯執滕子以威之且曹邾不心服令大夫聽命宋公何敢不身與會以訂盟約則曹南無宋公之說非矣其曰鄫隷今沂州邾在兖之西曹南界于邾宋之間曹南之盟既畢則邾東歸邾宋南歸宋

不繫邾也予謂鄫爲小國東西南北惟馬首是瞻曹南界于邾宋不甚遠宋或以曹南已會不堪重煩故一適邾以成好會亦未可知或宋徐令邾執鄫子使就其國以使其計亦未可知則歸不繫邾之說非矣其曰用鄫子者邾人自用之非宋之罪也蓋曹南與邾兩會宋鄫不與邾會何以命邾子用鄫子耶此以道里往復論事勢也予曰邾蕞爾國使非宋命何敢虐用鄫子曹南宋與邾會鄫旣與宋會盟于邾安知邾

宋不會且大國命令無不趨風豈必面相訂語始乃服從則用邾非宋罪之說非矣其曰假宋使邾執鄫子春秋乃寛宋而蔽罪于邾是為縱首謀而討朋惡矣即使治朋惡亦當如季姬使鄫子來朝之例書之以兩見其罪今宋沒不書而反以罪歸之可乎此以聖人權衡定書也予曰春秋嚴于其黨宋公不度德不量力妄思興伯無罪而執滕子虐鄫子罪惡甚大書邾人所以重其罪也灌甫曰殺人者書其從則主

謀可知是也則書繼首謀之説非矣其曰邾服宋而與鄫鄰鄫為魯壻則邾所仇之國且覬後日戕鄫子亦出于邾之肆虐初不必待宋此以本國事跡定獄辭也予曰邾戕鄫子亦辣手用熟耳既能用之即能戕之安知非從今日宋命啓其賊心則不必待宋之説亦非矣予固知用鄫子必宋命也

邾用鄫子叩鼻取血已屬不道杜氏吳氏謂殺之而用其尸為牲以祭如此則執而縛之如孤豚然斷不

然也乃其事似鄫為服罪之極邾作獻俘之耀亦或用之以自快者觀湯之救旱剪髪為犠牲可見其後流而為楚虔之岡山邪巫之沈水則殘虐慘毒甚于豺狼矣

秋宋人圍曹

衛人伐邢

左傳以報菟圃之役于是衛大旱師興而雨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凡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

居其閒也曷爲內則沒魯外則人陳蔡乎此楚與盟之始不與楚也楚雖大國當稱子即子且未遽稱之君臣同辭故稱人也陳蔡皆楚與國人楚不得不人陳蔡也然則何以沒魯我魯難以稱人也先陳主是盟也即次蔡中國之體也鄭後楚何也桓公沒鄭首朝于楚鄭爲楚私不可不後楚也陳蔡故從楚者也先陳蔡爲正其體也鄭新服楚者也後鄭正其罪也皆特筆也此一役也楚人有志中國妄窺伯政而故

為是盟以陳為借言陳穆公曰修好于齊以無忘桓德豈誠語哉

郝仲輿曰諸侯不忘齊桓而相與修好于齊楚人與焉則是楚於齊素交也蒙孫通好管子之書在不然桓公死矣楚其突至耶以是知桓公擯楚非獨力不能亦并無是事以是知仲尼黜楚非獨理不可亦并無是心世儒謂春秋夷楚何據春秋于戎狄不書族而書戎狄亦甚明矣與諸侯同人同爵同國其微

也與陳蔡齒其盛也列于諸侯上如以為夷則宜書蠻與山戎長狄等亢玆始盟豈其無别而輒與諸侯齒乎與諸侯齒是初未嘗夷楚也

王樵氏曰或者皆知合南北之成自向戍始而不知此會已為之權輿矣陳合齊楚之成而楚執宋公宋合晉楚之成而楚爭為長楚人衷甲寇不可啓漸不可長此之謂也

會公作公會

楚始與齊盟

梁亡

左傳梁伯好土功秦將襲之梁潰秦遂取梁

趙子常曰其言梁亡何不繫赴告之辭也不繫赴告則何以書叔鞅歸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然則孰亾之秦亾之曷為不言秦亾之梁近秦而遠于中國無為以滅亡者避不敏也

梁在今同州郃陽縣東四十里

春秋辯義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辯義卷十一

明　卓爾康　撰

僖公三

辛巳○襄王十二年

二十年○宋襄十一齊孝三晉惠十一衛文二十蔡莊六鄭文三十三曹共十三陳穆八杞成十五秦穆二十楚成三十二

春新作南門

穀梁傳作為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

杜元凱曰魯城南門也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劉侍讀曰新其舊而書新作是必有僭制焉二百四十年興作多矣不必書也新宮災大室屋壞不能不修而春秋不書修之得其時制故不書也雉門及兩觀災記新作焉然則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也南門之僭自僖公始故曰新作

高忠憲曰言新有故也言作創始也非所當作而作也故當作者閟宮泮水之役不書

夏郜子來朝

熊過氏曰富辰云郜文王之子聃季之弟隱十年公敗宋師取郜而桓三年魯取郜大鼎于宋郜濟陰城武縣其亡久矣介于魯宋宋實滅之公羊子謂失地之君自隱至今七十三年矣失地之君猶有在者乎即在能勝朝乎意者魯取而別封以為附庸大啓爾

宇為周室輔謂是類矣黄正憲氏曰王氏云郜分為南北皆附庸于宋而鄭氏以桓三年取郜鼎者為北郜今來朝者為南郜似為有據意是時宋襄無道荆楚日强郜以宋為難恃而魯為同姓望國故來朝以求依附耶

五月乙巳西宫災

熊過氏曰公羊傳西宫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謂之西宫有西宫則有東宫杜預謂公别宫是巳穀梁謂

為閟廟夫廟必以謚配何以獨稱西哉又宗廟皆在左不得稱西諸侯有三宮夫人居中宮左媵西宮右媵東宮古制也

魯國有泗水縣泮水出焉楊用修云僖公建宮于上因水以名極是後儒緣頖泮二字聲形相似故以泮為頖其實不然且迎頭即説在泮飲酒必非茲學之事其稱淮夷攸服獻馘獻囚固是頌禱之詞然此地在魯之西淮夷薦食足為控扼之所公特作宮習武

于此建威銷萌故以稱頌耳然春秋興作非時者固書即時者亦必書重民力也豈有泮宮如此關係興作如此宏遠稱頌如此芬葩而聖人削之耶予再三尋繹此年西宮災必泮宮也淮夷病鄫病杞薦食中國十四年杞避淮夷遷都諸侯城緣陵十六年鄫為淮夷所病會于淮謀鄫此時杞已東遷西方尤虚此宮西鎮杞地東制東南最關緊要僖公修之時臨其地整飭兵戎運謀設伏使淮夷三方不得逞故泮詩

桓桓于征逖彼東南形勢可見則西宮之為泮宮決也乃春秋書西宮災而不書作泮宮者西宮既書災不必書作也春秋無費辭以相足為義言敗者不必言伐如長勺之敗是也言追者不必言來濟西之戎是也此例不一而足況書新宮災不書修新宮書大室屋壞不書修大室屋豈新宮大室可以不修耶此又其本事可以例見

鄭人入滑

左傳滑人叛鄭而服于衛

熊過氏曰滑今郾師縣南黄東發曰滑鄰于鄭服衛故鄭入之夫滑畿内小國在河北近衛河南近鄭相距道里適均而于鄭常親是時衛方附宋鄭方附楚分為二黨衛欲間鄭通周之道遠交于滑因而為鄭所入此理之所有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氏為邢謀衛難也齊桓逐狄以存邢而齊人與狄

盟于邢齊孝公于堂構有忝矣狄稱人非進之自是
文法當如此蓋不可云齊人狄盟故也與邢狄伐衛
同
冬楚人伐隨
黄正憲氏曰按隨姬姓侯爵國在屬南近楚雖嘗為
楚所侵而用賢圖治猶足自存覲楚武王欲侵隨而
熊率且比以為季梁在何益可知矣蓋漢東之國隨
為大猶能統率諸姬以張中國之勢故桓十一年隨

絞州蓼欲伐楚令丈以漢東諸侯叛哀元年猶與楚子圍蔡雖未必能度德量力而黽勉自強其去陳蔡鄭許遠矣乃齊桓倡伯之日不聞與隨會盟攘楚不亦失計哉令子文取成而還則隨亦服楚而漢陽諸姬無能自存矣

左傳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壬午○襄王十三年

二十有一年○宋襄十二齊孝四晉惠十二衛文二十一蔡莊七鄭文三十四曹共十四陳穆九杞成十六秦穆二十一楚成三十三

春狄侵衛

去年齊狄盟邢今年侵衛為邢故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左傳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

高忠憲曰是宋公也何以書人齊桓攘楚以安中國

宋公盟楚以求諸侯人楚故因人宋也

熊過氏曰鹿上宋地杜註汝陰原鹿今光州固始界淮汝合處季云兗州府金鄉縣然而非也水經注睢以鹿城為鹿上第固始近楚而金鄉遠宋宋人求諸侯于楚必襄公至楚近地而盟焉情也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衆執爲文杜氏謂宋爲諸侯所疾故總見衆國共執之文是也胡氏謂分惡于諸侯是也穀梁謂不與楚子之執宋公是也陳氏謂執之于會則會稱君執稱人此不再言楚人不以荆蠻執諸夏之辭也是也皆有之

楚稱子諸國皆稱侯不得異也楚是時可漸進矣

盂公作霍穀作雩

楚始稱子

冬公伐邾

左傳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

杜氏曰爲邾滅須句故黄東發曰邾嘗從宋伐齊魯救之不克邾執鄫子用之鄫魯親也故怨邾特與宋盟未敢伐今宋有楚師故乘間而伐邾以事證之東發言是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孟會稱子矣今何以稱人凡使大夫未有以人言者

人不能使大夫也會盟有他國則同稱爵無他國則從其恒稱而稱人此與書狄同自是至椒之聘而後楚有君大夫矣不言宋捷爲中國諸侯諱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魯爲望國楚欲借以號召天下盂之盟僖公與齊不與焉故使宜申獻捷脅而誘之僖公畏楚之强不得不來楚子既得盟魯即慨然釋宋公以見德于僖公蓋示己之有禮而堅魯之服從也夫楚得宋則上游

之勢已據服魯則群侯之心已萃于是可以横行中夏矣楚頵亦狄矣哉執末出境曰釋不言楚釋者蒙上楚人之辭亦不忍言也穀梁謂不與楚專釋过矣

張氏曰拱州考城漢薄縣

熊過氏曰薄宋地杜不言其所史記作亳亳有三今歸德府東南穀熟西南為南亳即湯都北五十里蒙城因景山名景亳偃師為西亳莫詳所盟何亳也執未出境故曰釋

癸未○襄王十四年

二十有二年○宋襄十三齊孝五晉惠十三衛文二十

二蔡莊八鄭文三十五曹共十五陳穆十杞成十七

秦穆二十二楚成三十四

春公伐邾取須句

左傳公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須句為成風母家邾取而我伐之反地置君固其本

心其以邾恃宋害鄫故秉宋公見執而伐之亦事勢

當然趙氏以為須句邾邑則左氏所載豈盡無徵耶至文公七年又書伐邾取須句須句嘗復取于邾而文公又伐取耳

句公作昫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傳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晉太子圉逃歸

富辰言于王曰請召太叔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凡魯勝則曰敗某師穀梁云言敗舉其大者此說是也內敗則但書戰而已不斥言也公羊云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績也穀梁云內諱敗舉其可道者然乾時何以不諱乃知內諱敗者不盡然也乾時不諱敗不切公也此則公幾于獲故諱之且齊大邾小邾為附庸魯素卑邾而以不設備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

門晝執甚焉葢為尊諱非為內諱也

升陘魯地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左傳楚人伐宋以救鄭

宋師敗績則公可知不言傷股者以宋公之卒知為

傷股卒在明年五月此時不顯故不書也

熊過氏曰楚欲為鄭報宋發兵至泓泓宋地也宋公

迎戰主戰在宋故書曰宋公及楚人者楚之微者非

楚子也左氏曰楚人伐宋以救鄭曰楚人未濟曰芈氏勞楚子于柯澤柯澤鄭地葢楚子屯重兵于鄭而與宋公戰者其先衛也陳君舉謂楚君將猶稱人非也

王樵氏曰宋襄公甫脫釁鼓之餘歸不能引咎責躬修德勤政内輯其國外和四鄰蓄威養重待時而動而伐鄭以挑楚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詞欲無敗得乎司馬子魚于其用鄫子也曰桓公存三亾國義士猶

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將以求伯不亦難乎于其圍曹也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于其盟鹿上也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亾乎幸而後敗于其會盂也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于其釋于薄也曰禍尤未也未足以懲君于其伐鄭也曰所謂禍在此矣凡襄公之舉皆其所以敗也而子魚必有言使襄公能聽

其一猶有所救奈之何其皆弗聽也則不待于泓之戰而知其必敗矣

泓宋水名

甲申○襄王十五年

二十有三年○宋襄十四卒齊孝六晉惠十四衛文二十三蔡莊九鄭文三十六曹共十六陳穆十一杞成十八卒秦穆二十三楚成三十五

春齊侯伐宋圍緡

左傳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宋不會盟故齊侯乗宋之敗而討之齊侯年少不知十九年之盟楚人欲與中國盟會耳宋楚爭伯楚固欲離宋以自為雄必不約束也且齊孝公非宋不立宋已與齊德矣何必為德齊侯此舉不義甚矣伐宋圍緡直書其事無所加損伐國不言圍邑此例不設可也

緡在菏水之南今兖州府金鄉縣南界

緡穀作閔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左傳傷于泓故也魯不會故不書葬

張氏曰時僖公已有志于附楚故不會宋公之葬

茲公作慈

秋楚人伐陳

左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

楚伐陳左氏以為討其貳于宋恐未是曹南之盟伐

鄭之役陳皆不與會盂執宋公盟薄釋宋公陳皆從楚考之經唯見陳之服于楚未見其貳于宋也蓋頓在陳南素屬于陳陳因頓從楚必責禮于頓故頓訴楚而楚伐陳自楚城頓陳頓之爭始于此矣

左傳晉惠公卒懷公執狐突殺之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左傳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赴以名則亦書之

熊過氏曰杜預以為杞實伯爵程子信之疑其黜于前世中間從夷故子之後復稱伯胡康侯從之夫杞之說何紛紛乎杞公爵也武王存夏之後于杞以備三恪傳謂王者之後稱公是也自東樓公西樓公十世至成公皆無異稱入春秋以来桓三年稱侯莊二年稱伯自是終春秋書伯凡六變以為用夷禮而貶者左氏以下之說也以為時王所黜者范甯以下之說也伯主擅為進退趙匡以下之說也夫黜于春秋

之前則既已不足辨矣春秋狄秦狄鄭狄晉者有之特以號舉而未嘗黜其爵左氏乃謂夷禮黜杞可乎謂其雜用純用故有降一等降二等之分可乎春秋之初杞即淳于之杞而非雍丘之杞嘗以來朝不敬致討矣曷不于此時貶而獨貶于卒乎周之東遷諸侯不道非特一杞悖亂如鄭衛桀驁如楚吳天王皆不能懲杞于周為客其罪不浮于列國而獨蒙黜不惟勢有所不行而情亦有所不通矣范甯謂為時王

所黜可乎至于伯主擅為進退者則亦可疑齊桓之
盛且不足以致杞又百年而始盟于蟲牢若何而擅
為之進退乎茍謂有進退則載書之際莒子先薛伯
曹伯次許男或有之矣而敢變其爵乎然則奈何曰
國削弱而自降吾聞諸王貫道或曰春秋之末諸侯
之賦嘗重矣子產請于晉曰鄭伯男也夫鄭固嘗自
降而春秋未嘗以男書之而獨可以自子書杞乎曰
制貢以五服遠近為輕重侯甸男采為列耳鄭男服

而從甸服之貢故懼不給豈公侯伯子男之男乎故知自降之説不可棄也已

乙酉○襄王十六年

二十有四年○齊孝七晉惠十五卒衛文二十四蔡莊十鄭文三十七曹共十七陳穆十二杞桓公姑容元年宋成公王臣元年秦穆二十四楚成三十六

春王正月

左傳秦伯納公子重耳不書不告入也二月公子入

于晉師入于曲沃朝武宫使殺懐公于髙梁

夏狄伐鄭

左傳鄭人入滑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不聽王命執二子王怒使頽叔桃子出狄師伐鄭取櫟王徳狄人以其女為后西亭辯疑云鄭在畿内王所倚毗頽叔桃子將欲叛王故先啓狄伐鄭此蓋為叔帶謀也

灌甫曰按入滑事在二十年夏五月王曷不于本年

伐之而至是始出狄師耶葢左氏見王出居欲文致其罪乃取楚史偽撰以實之若然經當明書天王使狄伐鄭以示其貶如取櫟經亦當書豈止曰狄伐鄭哉伐鄭果出王意是年冬何出居于鄭夫伐鄭而居鄭無是理也

秋七月

左傳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

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傳甘昭公通于隗氏王替隗氏頽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大叔以隗氏居于温

周襄王請滑怒鄭立隗氏替隗氏逆富辰之讜言受頽叔之簸弄種種舉動顛倒錯亂自損其威故春秋不惟曰出而曰出居見其不得已而奔如寄寓于外而未卜歸期蓋亦貶而示戒也

熊過氏曰天王之居鄭紀實之言也春秋天王在外者三昭二十一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二十三

年天王居于狄泉不書出而襄居鄭特書出葢景王崩嫡庶未定諸王子爭立王猛居于皇未得入成周也國人殺猛將立子朝敬王立于狄泉亦未得入成周也皆即其地而立其實非出若襄實逼于叔帶自成周而出者非故書出以外襄王不書出以內王猛敬王也曲禮天子不言出者漢儒附會公穀剌取以立説耳

汪氏曰叔帶之有寵于惠王猶子頹之有寵于莊王

也叔帶之攻王猶子頽之伐王也襄王之適鄭處于氾猶惠王之適鄭處于櫟也然惠王之處櫟不書而襄王出居于鄭特書之者所以罪襄王也夫叔帶之召戎伐京師已萌禍亂之階矣帶以罪奔齊踰十年而王復之苟能明大倫之義而不致褻狎全同氣之恩而俾無怨惡綱紀截然亂何繇作今襄王𥚃非類之狄以洩忿于伯叔之國立非類之女為天下之母又不謹男女之別而致肆淫于内庭拒諫而弗從臨

難而莫禦犯此五不韙之罪則自取危辱視惠王則
不侔矣故上書狄伐鄭而不曰王師及狄伐鄭者所
以諱襄王之用狄也下書天王出居雖以自出著罪
而特言出居又以明大一統之義也然不書叔帶以
狄伐京師猶為王諱惡也唐之玄宗寵任祿山位極
將相毒亂宫闈卒致漁陽之變鑾輿逃竄朱子綱目
之于代德僖宗之如陜州奔梁州走興元幸成都如
實雖皆不曰出天寳之避寇特筆之曰帝出奔蜀所

以貶玄宗紊內外之辨慢帷薄之禁而自致萬乘之出蓋取法春秋書襄王出居之例也又按左傳王納狄后未幾大叔遂通之而王遂廢之又遂致狄師之攻王必無是理竊嘗攷之外傳記伐鄭立狄后皆在出居之前年而黜狄后則在出居之年豈前年已用狄師伐鄭而今年再以狄伐鄭歟王之出居必有馴致之漸然不可考矣

晉侯夷吾卒

晉侯卒以前年九月新君定而後來告故即告時書之春秋重喪紀雖後亦書之也凡公子重耳立是為文公熊氏曰左氏載秦伯納公子不書不告入也公子入于曲沃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夫春秋外納不書宜納雖伐不書豈以告不告哉若懷公即子圉也則固已立乎其位奚為而在高梁高梁在平陽楊縣西界今洪洞縣洪洞在平陽西五十五里曲沃在平陽南百二十里則去曲沃尚遠宜亾公子

據邑求入實未入者耳按史記秦穆公滅梁芮公子
圉聞秦公病曰梁我母家也而秦滅之我兄弟多即
君百歲後秦必留我而晉輕我亦更立他子子圉乃
亾歸晉或者歸方及梁而公已卒不及入而秦已納
重耳重耳入遂遣人殺之于梁乎然亾公子爭國者
如子糾未有不書何獨不書殺圉哉若圉實懷公立
乎其位則重耳弒君矣臣弒其君孔子懼而作春秋
春秋何為沒其實哉若謂不告亦不書則弒逆之人

巧于文奸豈肯以實告也是知子圉直亾公子而非懷公文公亦未嘗殺圉近蜀湯氏雖不知圉非懷公然謂文公入國勢順圉逃懼無戰爭殺戮則近矣然則謂殺子圉于高梁以爲懷公左氏誤也懷公者卓子也夷吾重耳之弟也子圉重耳之從子也介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以惠懷并列九人即知非子圉矣按熊氏之說甚辯矣然言子圉非懷公者是言懷公被殺爲弑君非也經載惠公卒在

二十四年冬而傳文公二月已入晉是子圉未嘗一日為君也傳載惠公卒亦在二十三年九月子圉立年然惠文爭立總非君命惠公已是亂道况于子圉夷吾父子既非得正旋即自斃經載夷吾卒于此年必有所考較傳為確則一日未君之懷而晉文殺之謂之兩下相殺可也兩下相殺不著于春秋豈足書耶夫以懷公為卓子固無確據然以惠懷列在九人則懷公必非圉可知也

丙戌○襄王十七年

二十有五年○晉文公重耳元年齊孝八衛文二十五

卒蔡莊十一鄭文三十八曹共十八陳穆十三杞桓

二宋成二秦穆二十五楚成三十七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諸家謂衛滅同姓故罪而生名之又謂虞滅下陽楚

滅夔亦滅同姓皆不名又何説也朱子曰經文只隔

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

誤予初以為此朱子不易之說也已細考之還以黃
楚澤趙子甞為是趙子甞述黃先生之說曰凡蔣邢
茅胙祭周公之胤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于天下既
封伯禽于魯又封其支子六人所以荅周公之勲至
春秋時往往為大國吞併今邢又為衛滅矣邢與魯
同出周公則邢之存亡于魯甚相關衛既忍于滅周
公之後而魯不能為之請于天子請于大國請于衛
以復存其社稷故書衛侯燬滅邢雖罪衛侯而實繫

于魯也按禮爲同姓臨于宗廟同宗臨于禰廟二傳知衛與邢爲同姓而不知魯與邢爲同宗知衛滅同姓爲伐本而不知魯不救同宗爲無親當衛侯鄭之再執也魯之君臣以同姓故且爲納玉于王與晉侯而請歸之使念其同大祖之國而以存亡繼絶爲請晉文方有討于衛宜無不從者魯人不知出此此邢之所以滅而不復興也趙氏之説如此夫滅同姓者蠻夷之楚何知仁義固不足論若虞滅下陽齊滅紀

滅萊雖皆同姓而族屬疎矣亦不必治以名此名𢸍者非以衛治衛乃以魯治衛也邢魯同出周公同宗之親戚于同姓魯不能問罪出師又不能控晉討賊止此書𢸍以寄執兵之仇一字之義凜然口誅筆伐矣大槩春秋書魯國婚姻親戚之好不勝曲折圍郕之師諱公不書紀國之亡書法詳盡一段惻隱勤惓之意千古想見雖未必魯人真有是情夫子繇衷出語自然如此故君失地名史法也而郕伯来奔不名

公羊以為兄弟辭也是得春秋微旨此條左傳曰同姓也故名公穀皆曰滅同姓也三傳以同姓為說傳豈盡訛第從魯立說則黄趙尤確矣

董仲舒氏曰衛俱諸夏也善道之會獨見内之為其與我同姓也滅國十五有餘獨先諸夏曹晉俱諸夏也譏二名獨先及之鋮伯郜子俱當絶而獨不名為其與我同姓兄弟也外出者衆以母弟出獨大惡之謂其亾母背骨肉也滅人者不絶衛侯燬滅同姓獨

絶賤其本祖而忘先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姑逆婦其失明矣公自主之與大夫敵尚未失也

宋殺其大夫

宋殺其大夫不名何熊過氏曰衆辭也宋成以僖二

十三年即位次年如楚次年殺其大夫意必有討于

泓之戰也其討于泓之戰示服楚耳趙企明以為宋

衛托于晉乃歸罪于其臣以滅先君之恥聽說耳晉文方入伯圖尚未萌芽宋肯遽託之乎按托晉之說固非服楚之說尤非宋襄身傷泓而死為臣子者即無力復仇豈忍更殺大夫以悅楚此必泓戰時諸大夫不盡力宋成立而討之耳

左傳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

隰城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勿許

郝仲輿曰是歲晉重耳納襄王于周殺叔帶于隰城

王出則書入不書何也其出也以天下共主變起房

闥禍連手足非細故也比其反也非有少康復仇之

師殷宗撻伐之武諸侯亾公子借播遷亡王以博一

局之勝而樹寵利之幟為世道羞故城濮勝楚踐土

受命彤弓大輅策命為侯伯世儒影響賞而春秋

視猶腐鼠也吁可知春秋矣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陳氏傅曰齊桓公卒楚始與諸夏盟于齊盟于鹿上執宋公納頓子侈然欲橜置諸侯矣春秋之所以懼也范守己氏曰按左傳先是楚人伐陳取焦夷城頓還則頓為楚之附庸可知曰城頓是因頓以逼陳也楚師既還陳必病頓頓子或奔于楚至是秦人取楚商密因申息二公楚之籓籬愈撤故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且納頓子蓋自樹其黨與耳春秋書

之非予楚之能存亡國也志其抗衡周室凌逼之謀
無不至耳
頓今陳州項城縣界漢南頓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左傳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
且及莒平也
穀梁曰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以公之會目之也汪氏

曰莒慶者魯壻也君盟大夫自浮来而已然矣趙氏
曰事接于魯非命卿亦書名穀梁不達此例妄説耳
黄正憲氏曰按左傳修衛文公之好及莒平也夫魯
衛同姓懿親原無嫌隙何待于修魯自元年獲莒拏
之後彼此久絶何至今日特與平王經世謂衛文未
平而卒嗣君成父志亦附會之説也大抵魯以望國
覥顔從楚莒在東衛在西而魯處其中因欲致二國
同事以為掩飾計耳衛文公已葬而猶稱衛子尚未

踰年也

丁亥○襄王十八年

二十有六年○晉文二齊孝九衛成公鄭元年蔡莊十

二鄭文三十九曹共十九陳穆十四杞桓三宋成三

秦穆二十六楚成三十八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左傳尋洮之盟也

吳氏曰衛本欲平魯莒之怨洮之盟莒子不親至僖

公必欲與莒子盟故復為此會

速公作邀

齊人侵我西鄙

左傳討是二盟也

公追齊師至酅不及

晉文初起諸侯無伯齊侯是桓公之子以盟主自居故以洮向二盟來討王樵氏曰于例將卑師少稱人將卑師衆稱師此來去一也而師人異文者據人本

微者之稱侵曰人追曰師自不容不變文耳無他義也蓋人者君臣同辭以主將帥師者言也追則自追其全師非止追一將也穀梁謂美公能逐其師故大之而曰師非矣

姜廷善曰酅非紀季所入若季所入則在齊臨淄東而侵兵之歸當自魯東鄙矣鄭漁仲謂爲博州而汪克寬氏以爲今東昌博平縣北則地在齊西南近魯西鄙者也

鄸公穀作嶲不公穀作弗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左傳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

李廉氏曰魯助無虧者也孝公怨之尚宜宋衛納孝公者也亦不能固其交孝公之墜先業宜哉

熊過氏曰杜氏云孝公未入魯境先使微者伐之趙子嘗以為齊侯而畧言之非也衛人以昨洮向盟故

為魯報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杜氏曰乞不保得之辭王樵氏曰一僖公也其先任公子友而從齊桓公則智其晚任公子遂而天下無伯則愚其始也頌于詩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以其從桓伐楚也其終也春秋書曰公子遂如楚乞師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下喬木而入幽谷其斯舉之謂乎

書乞始此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子不名國小不能詳夔子不名楚子滅同姓不名

乎總以畧之今荆州府歸州東二十里有故夔子城

冬楚人伐宋圍緡

左傳宋以其善于晉侯也叛楚即晉楚令尹子玉司

馬子西伐宋

宋公傷于泓而死爲之子者有越勾踐之志則楚者

必報之讐也二十四年宋已朝楚為平出于不得已耳至是自以重耳出時有贈馬之徳故叛楚而即晉故楚伐之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置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于楚

楚方西滅夔北討宋貳東摧齊強志已欲逞魯又導

之書以楚師書伐書取魯之盡力于楚深矣此年取

穀而戍之直至二十八年四月楚子使申叔去穀戍

穀者一年有半微晉文則中國岌岌殆哉

公至自伐齊

戊子○襄王十九年

二十有七年○晉文三齊孝十卒衛成二蔡莊十三鄭

文四十曹共二十陳穆十五杞桓四宋成四秦穆二

十七楚成三十九

春杞子来朝

趙子常曰莊二十七年德公將來朝而先之以伯姬

虞不敬也于是始降而稱伯僖公五年伯姬來朝其

子蓋德公欲朝嗣君而懼不見禮故姬與子來欲托

其子于魯是年德公卒魯不弔伯姬所朝之子是爲

成公終身不敢朝魯左傳曰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

杞不共也秋公子遂帥師入杞責無禮也據晉女叔

侯曰杞夏餘而即東夷杞人以爵尊國貧雜用夷俗

事或有之然魯人所謂不共無禮者直以其玉帛之將不備爾明年伯姬又来釋怨求平也杞雖先代之後蓋微于滕薛每從盟會皆序滕薛下入春秋即為莒人伐取其邑其後非齊桓城緣陵以遷之國幾亾于淮夷豈有財貨可以為禮者其来朝魯將以庇社稷也而魯反以兵入其國魯豈能庇杞者乎伯姬拳拳相其夫托其子于魯庶幾魯能篤舅甥之好也當其身國且見破況後世乎僖公號賢君且不念姑姊

妹況他君乎而僖之末年伯姬又来求婦當時小國之自結于大國者類如此亦可哀矣于是僖公女叔姬歸杞爲桓公夫人而伯姬之卒亦不弔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許氏曰孝公不能繼桓以興間楚之勝而困宋襄又侵伐魯不已其爲謀不遠矣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左傳責無禮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左傳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穀梁曰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楚漸進未可遽稱子也如曰不正其信荊蠻而伐中國也則二十一年執宋公稱子無說矣然執宋公稱子何也楚之稱

人固也宋公見執已變事矣稱人則以微者螯公有同下執若晉人之執虞公也執虞公書晉人亂辭也盂有衆諸侯不得言亂中國書君似同伯討也執宋公不得言伯討故蔽罪于楚子也變而稱子不然終僖之篇何獨于二十一年稱子乎

郝仲輿曰楚人令尹子玉也楚子在行而令尹剛愎自用以至于敗故不稱楚子說者謂書人貶之豈其然乎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杜氏曰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盟于宋之城下耳宋方見圍無嫌于盟故直以宋地信公從楚即戍穀安得不與圍宋不然固有謀焉至是晉方競將欲伐楚楚恐圍宋者有懈心故公為是盟以堅之從楚令也

穀梁云人楚子所以人諸侯非也

春秋辯義卷十一